孝肅包公奏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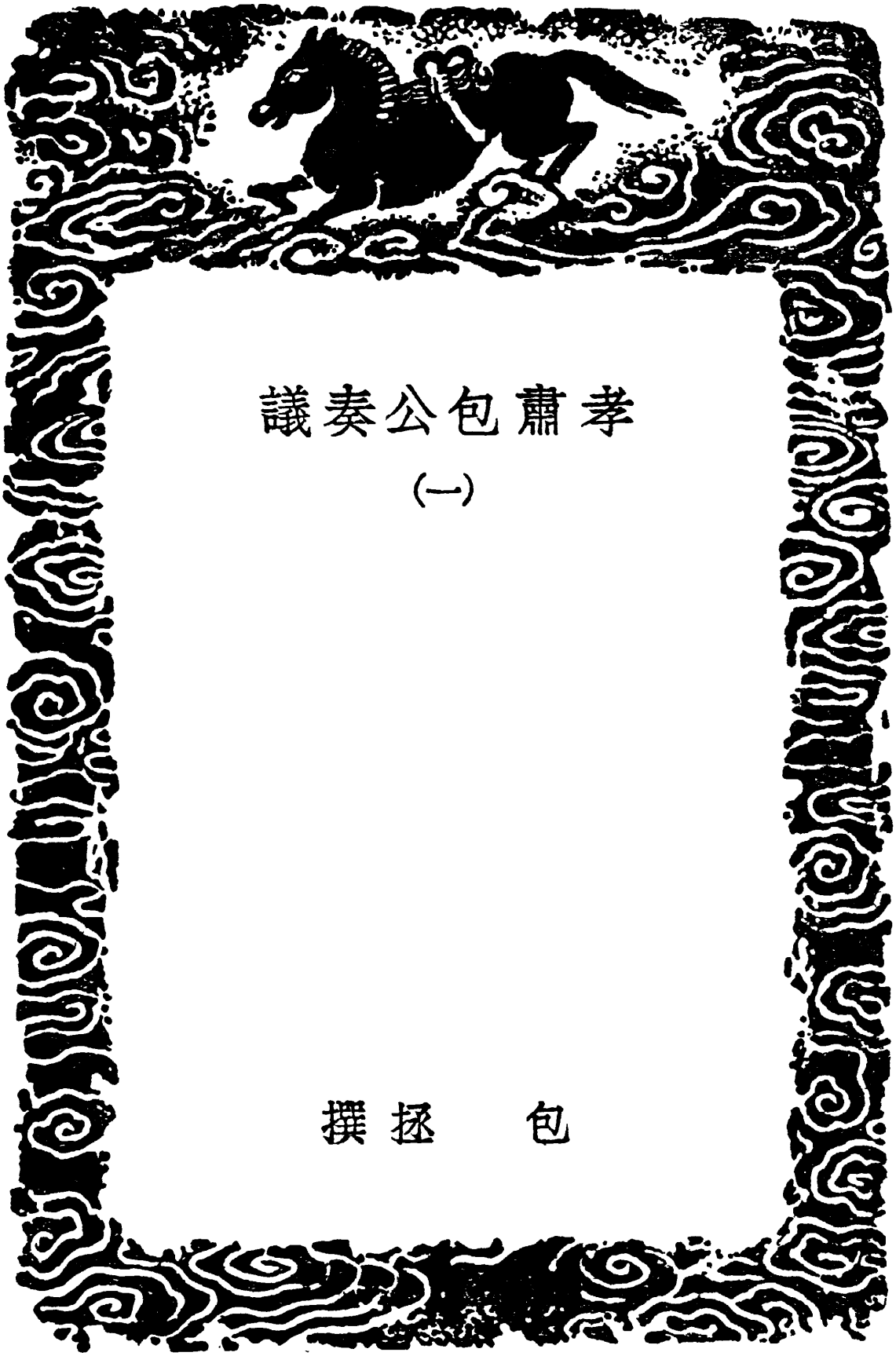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孝肅包公奏議

(一)

包　拯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孝肅包公奏議

孝肅包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於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筦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爲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爲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愼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具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椿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爲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堙塞。遂盡毀去。宦者僞增地契步數。悉奏劾之。

權貴爲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及攻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宴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修疏拯。所謂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擾。其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稚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奉己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墓下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子弟之法。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奏劾官吏文按。數倍於前。皆捃摭細故。吏有不自安者。於是爲罷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過數遇凶怪。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怪毋得言。至旦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毅然曰。

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折不復言。爲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詔入見。既行數日。會他路監司有對自求改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曰。包拯任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賜之。次華陰。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稍警。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北調度軍食。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請悉以賦民。從之。又往解州經度鹽法。請一切通商爲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逋欠七千二百餘萬。嘗寫唐魏鄭公三疏上之。請置天子座右。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愼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北轉運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罷河北屯駐兵。而分之河南兗鄆齊濮曹濟諸郡。遇警卽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置園第於惠民河上。歲久堙塞。遂盡毀去。中貴人有侵跨河壖爲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僞增步數。劾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數請立皇嗣。及陳教養宗室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罷。而除宋祁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罷。而拯遂爲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修復疏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幷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遂卒。年六十四。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不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宦時。少爲劉筠所知。嘗爲奏其族子爲筠後。又請還筠家向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建國也。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於史者。吳周瑜一人而已。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於時者。若皇甫君選之學識。不及於顯。馬忠肅公亮之材術。不盡其用。其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備。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逮於考終命。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知人。或恥所改爲。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讒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剛肆直。雖鼎鑊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爲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蔕。始卒聽用者。

自堯舜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請視國錄。公之文章。請視家集。此不復書。公昔爲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嘗被公遇。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闢而爲祠。立公之像。白於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於守。守固曰無愧。其舊政遺惠。不待稱而可知。故略。噫。禮所宜祀。公孰易焉。治平三年八月望。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滁州全椒張環記。

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

至爲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嗚呼。慶歷嘉祐之間。何其盛也。仁宗皇帝以天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維時孝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植國本者。睹奏疏可考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起畏。合肥、公之鄉里也。中更兵火。子孫流離。故宅廢爲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謂東村原者。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里。每春秋。州教授縣令率諸生往修歲祀。然而丘封荒頓。宰木翦拔。檐夫牧豎。往來莫禁。甚者至蹊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遽復邪。抑風化不明。而冒利者不知敬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材。次第修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卽以聞之。公爲之惻然。不踰日。斥公帑助其役費。繚以周牆。方一百五十五步。口剔棘蓬。植藝松檜。祭饗有堂。墓道有門。碣墓記藏。雖不復存。立表樹阡。往來其下者。皆知爲孝肅公之墓。翟然加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以揭虔妥靈者厚矣。

嗚呼仁人君子固有不幸而不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爲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風流餘韻聞者爲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護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邪公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老不能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歿者可獨爲包氏計邪風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紀其事公之勳德載在國史此不復論姑敍其本末以爲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寄理修職郎、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林至謹記鄱陽余襄書、幷篆蓋

孝肅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薨車駕臨幸其第公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爲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爲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卽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右見皇朝類苑官政治績篇

西羌俞龍珂既歸朝吏閣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

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第二十事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琪刊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有石刻

清心爲治本直道是身謀秀榦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册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呆呆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爲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錄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爲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童蒙訓

公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寔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關國家大體者。雖縉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爲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爲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右

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祇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

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爲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於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蜀川吳公芸、又從幕屬假鄱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爲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爲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磻老區區建學刻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磻老敬書其後。

孝肅包公奏議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參政方公正、於公爲鄉人。得其遺藁。將鋟梓以傳。屬儼爲之序。公在當時。爲人峭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於廟堂。聞於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册者。章章矣。自宋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稱道之不絕。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詳明。諫諍剴切。舉刺不避乎權勢。犯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君於當道。詞氣森嚴。確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揚其志節。炳炳烺烺。光前振後。煥乎其不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公又彈奏祁。祁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公。未免蹊田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柏。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噫。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未必盡知公之事業。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愧鄙薄。僭爲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甲辰。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孝肅包公奏議題辭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多矣。不四三年。歛至侍從近列。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養。十年亡宦意。其心亡他。止知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上裨帝闕。下瘝民病。中塞國蠹。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知忠於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公。挾憾復怨。如鷙得搏。若虺肆毒。顚墜於憔賴泯滅之地以甘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方復仕。嘗有詩曰。秀榦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欲必行其道於時。難矣乎。孔子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

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孝肅包公奏議後序

夫宋仁厚之治。秉禮之朝也。于時士大夫躋位臺諫。率自寵其遇而爭爲激切以自矜詡。故考其直言敢諫。人人能矣。而誕漫華競。猥屑搜獵。幾致國是蕩搖。靡所底定。愚竊以爲過云。迨仁宗虛己盡下。言者益奮而進言之義。日益乖矣。獨孝肅持議。一本之至誠。歸之忠厚。蓋庶乎謨弼啓沃之良。而社稷之長慮也。故自釋褐至履政府。而仁宗倚眷如一日。其言多錄用焉。夫權於輕重之分也。酌於緩急之序也。達於時務之宜也。究於幾微之漸也。是進言之義也。不容誣也。孝肅於是乎有取焉。故國統不可以無屬。議建太子。貪冒不可以弗懲。議錮贓吏。大臣不可以不信。議去形跡。監司不可以不重。議去苛虐。民隱不可以不恤。議蠲積逋。財用不可以不節。議革冗食。僥倖不可以不抑。議絕內降。壅蔽不可以不杜。議重封駁。恬退不可以不敦。議限年致仕。天戒不可以不謹。議日食地震。其他如取士榷稅刺舉諸議。皆章章較著。不容以不講也。眞體國者之言哉。公早歲以至孝聞。而直亮公清。終始一節。至今田父野老。猶尙能誦其姓字。則公之所以昭昭於天下後世者。將無艾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詎不信哉。賜進士出身、廬州府知府、前刑科都給事中周瓚識。

孝肅包公奏議目錄

卷第一

應詔一篇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九篇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謹天戒
論赦恩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卷第二
任相一篇
晏殊罷相後上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論地震
論星變
明體一篇
論臺官言事
明禮二篇
論百官致仕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戒漸一篇
論內臣事
慎命令一篇

論詔令數改易
論功一篇
請謚王明
論賞一篇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奬
愼差除一篇
請復封駁
選舉四篇
論取士
請先用舉到官
請依舊封彌謄錄考試舉人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卷第三
擇官二十四篇
請選諫議大夫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轉長吏等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置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瓌
請復韓贄等臺官
論河北帥臣二章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錄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錄
請廣南添差職官二章
乞不用贓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計臣二章
省官二篇
請罷巡驛內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刻薄一篇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七篇
請絕內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愼刑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八篇
乞斷韋貴
請重坐舉邊吏者
論疎決
論內降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兼
請賊吏該恩未得敍用

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幷追賊事
請止絕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請安置鹿皮道者
卷第六
按劾二十五篇
彈宋庠
再彈張堯佐三章幷中書劄子二道

論李昭亮二章
論丁度孫甫事乞辨明
彈郭承祐二章
彈李淑二章
彈張若谷
彈王逵七章
請勘閻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論李綬冒國親事
請追任弁官
論閻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榷貨務
辨理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二篇
論歷代幷本朝戶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邢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二章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沁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領陝西漕日上殿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瀛州公用
請罷里正只差衙門

卷第八

戒輿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興利一篇
請修蔡河堰幷斗門

言財利四篇
論茶法二章
言陝西鹽法二章
議兵七篇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二章
論宣毅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卷第九
議邊十五篇
進張田邊說狀賜張田敕書附
論邊將二章
請選雄州官吏

論契丹事宜三章
論昊賊事宜
論楊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糴糧草
再請移那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蠻賊事二章

卷第十

糧道五篇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汴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七篇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一

宋 包拯撰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寓。每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幣。汛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盧有可虞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卽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詣闕。妄稱西去之名。共構釁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荅。或以今來詐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爲控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實藉衆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洎數路偏將。何人可補。欲以威禦綏甯。何人堪爲鎭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豐。儻或急速之間。以何爲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盧諸路冗兵尙衆。作何策精選勇杖。復又戰馬闕絕。如何敷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於有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誼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於茲矣。睿謀神斷。豐功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於聽政之餘。躬御便坐。下筆成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陛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豪材傑賢。參贊近位。就使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延羣論。預謀安危。將相邇臣。博被清問。獨臣昏庸無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有一二條陳以聞。願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契丹自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吳賊逆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爲請。朝廷寬大。未即誅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夷狄之性。不愧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況內審吾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西討爲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爲言。小不如意。得以爲詞。解仇協勢。啓其釁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一無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雁門句注。南入幷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雁門句注。背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爲要害。先朝以驍將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於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

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苟子曰。大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者非綺紈少年。卽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爲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爲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詔。矜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五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辠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意其辠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辠。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員甚衆。伏見眞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

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爲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爲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羣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己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爲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爲福。古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願陛下參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庶少補於睿聰。辭淺氣索。惟陛下裁察。幸甚。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陛下紹隆丕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嘗一日少怠。茲固羣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多

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者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來詩人盤維之義。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陛下特出宸斷。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挫奸雄覬望之意也。俟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陛下何憚而不爲哉。伏況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爲。惟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甯。絕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册。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錄於左。皆詞理切直。可爲龜鑑。伏望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惟陛下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羣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敝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乏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羣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眞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爲比

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顓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罔已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僞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者以爲是邪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乘納羣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

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幷與刑法官接見雪罪敍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盡下之美政也。以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陛下。臣恐書之史册。取譏萬古。願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羣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爲法。則盡美矣。

六事。臣伏見近歲以來。災異備至。天象譌見。地理傾震。蝗蝻爲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以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夤畏。甯不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不能同夤協恭。知無不爲。切救時弊。而陛下志慮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強。即不幸繼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以夙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其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爲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爲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爲。儻失此時而不爲。禍變一發。則雖欲爲而不可爲矣。惟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辠。或因小過。或爲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點。洗垢出其瘢痕。罪罟實繁。刑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

近歲竄逐之人詆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忿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爲明主棄瑕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效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爲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孅瘠。亦不能成無爲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卽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旣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饑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擧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嫉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諂諛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

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爲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爲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爲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爲身謀則可。爲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温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苦己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嚚謗。以爲朋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人主虛己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正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册。煥爲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哲王。未有如是之焦勞

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廩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儁斥去形迹之弊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延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惇於上民悅於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甯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誡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冰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爲之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所管宋衞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爲福況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內非其應則北虜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爲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蝎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綏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卹攸艱此乃天意篤右聖宋丁甯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

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之。有不可挩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戎狄寇盜之可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罔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闢衆正之路。屏絕羣枉之門。斥遠奸險。愼重聽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赦恩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卽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改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爲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爲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刻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竭矣。所以瘝痛天下。於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爲國乎。果爲國。豈不以愛民爲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況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爲先。而有司往往不卽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

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爲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趁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爲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救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爲虐。而陛下避殿徹膳。累下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己。無此之甚焉。故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祐之如是。則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愼。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陛下深憂。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歷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二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爲冗吏耗於上。冗兵耗於下。欲救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亦不能救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

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救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二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當歷選羣卿以補其闕。得其人則輿議厭伏。非其人則大職墮斁。治亂之本。在茲一舉。可不愼之乎。臣伏見晏殊罷免朝廷必再命相。此乃陛下愼擇賢材之時。況今百度或闕。生民未泰。契丹夏賊。交臂伺邊。宰相得人。則可以上尊朝廷。外威夷狄。陛下庶寬宵旰。垂拱仰成矣。若但取左右毀譽。容易以付大柄。恐非國家之福。況近臣才與不才。皆聖心所盡知。在裁之聖斷。勿牽羣疑爾。臣非次不敢求上殿進對。惟陛下特留聖意。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蝕。陛下特降德音。親決庶獄。飾身修政。以應天變。此誠古之聖后明辟。克謹天戒

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尊莫大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爲陰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不臧。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臧矣。然于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事。故人君或遭茲變。必避殿徹膳。克己責躬。明君臣上下。延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月。晻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非上天有以丁寧垂誡於陛下耶。伏望陛下奮乾剛之至德。畏天地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賞德罰罪。無閒於疎昵。聽斷不惑。勤儉爲先。抑陰尊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求古道。勵精爲治。以答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厲階絕於下。足以導迎善氣。馴致太平。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地震

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雄州。五月朔日地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虛發也。謹案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其異孰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月。臣恐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雄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幷代地震。尋以昊賊拒命。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蠻寇內侵。皆必然已應之兆耳。臣近曾上言。沿邊將帥。尤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俾訓練卒伍。廣爲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況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陛

下特留聖意。

論星變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鉤鈐之位。于今月餘未順。案天官云。房四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鉤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卯。主豫州宋之分野。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主歲事。爲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爲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當。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況國家盛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爲福星。房心又是宋之分野。今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鉤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爲。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來。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夤畏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能應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陛下奮精剛之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思天戒。以天下至大。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爲治。外則邊防之大。戎狄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況今政失於寬。而敝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陛下所任。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剝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退。益選溫良惇厚之士。寘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宦豎之內。裁抑重

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絕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邦家於永寧。願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忌諱。惟陛下不以位疎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豪幸。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析。或取戒勵。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國家置御史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朝廷用之爲紀綱。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先帝特降詔書。添置侍御史以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卽令留內。蓋先帝切於求治。如是之極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將三十載。遵守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陛下憂勤庶政之至深。羣臣仰望淸光之不暇矣。臣欲望今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更不令分析。及取戒勵。若乃阿意徇私。卽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上彰陛下好諫之德。下免朝廷過舉之失。

明禮

論百官致仕

伏以人臣之義。七十致仕。著在禮經。卓爲明訓。所以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教。且開知足之端。歷代所欽。治宜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年。莫非延世。推之牢祿。待以優恩。其於惇勸之方。可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寖成敝風。搢紳之間。貪冒相尙。但顧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馳末景於桑榆。負厚顏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爲得。誠非朝廷所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指揮。御史臺將文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朝廷降令致仕。所貴稍遏趨營之弊。頗惇廉恥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近者監察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況屬太祀。深恐未便。伏覩唐天寶年。敕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佐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害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子。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體。以申崇奉之意。

戒漸

論內臣事

臣伏覩先朝實錄。竊見眞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爲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有過未嘗矜貸。此輩常以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爲龜鑒。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敢爲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陛下佩服先帝之言。以爲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愼命令

論詔令數易改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卽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愼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敕纔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愼重。或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爲經久之制。方許頒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更易。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論功

請謚王明

臣竊觀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堅立。冠於皇朝名臣。當太祖太宗時。戡靖亂略。剗削僭僞。駕馭英傑。撫定區夏。而明感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勤劬王師。生擒僞將。卒能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籍第一。臣每見其事跡。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施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爛史牒。德晦泉壤。臣素欲表聞於朝。乞伸褒勸。今忝邊寄。復睹明之曾孫、雄州防禦推官臨、所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人及物。咸足稱紀。恭惟尊號陛下。奉艱難之業。懷忠力之臣。宜漏寵靈。下慰幽魄。至如楊億馮元。官與明等。或以文詞侍從於先帝。或以經文勸講於東宮。而皆崇以徽章。追賜美謚。矧明佐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勳。既不霑贈爵之榮。又未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歿有遺恨。仰祈聖造。特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茂烈。足垂勸於將來。今繕寫明曾孫臨所著家傳。謹具狀繳連上進。

論賞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

臣聞功疑惟重。乃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捉獲。依傳永吉例。優加酬獎。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踰

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奏官閤門祇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內。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衂。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閤門祇候。凡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況西鄙未定。盜賊閒起。方當責效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淮元降指揮。比類傅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此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愼差除

請復封駁

臣復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寮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揚於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沽己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以爲己功。噫。爲臣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覩國家循舊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敕。駁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舉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愼重介直不撓

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詔敕。如此。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聖政。

選舉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跡。猥荷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爲報。則智識蒙淺。無以副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詔敕。以官吏陞陟。賢否相溷。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革舊弊。有以見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羣材盡力。而百工無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邪正所蘊。淵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愼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闊略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逮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爲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黜。執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之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宏詞。試判三道

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愼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百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非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大樂正之職。未聞王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司。或曰取捨之柄。當繇人主。曰。盍使禮部考試。定其可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抑亦無失於國體矣。然後復宏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敝。漸不可長。其間或暱於私愛。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繆濫無別。宜一警革。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多事。邊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眞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無狀諂佞朋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可使教惇于上。民悅于下。足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請先用舉到官

臣伏覩近□降敕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逐路轉運使累有體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受害深矣。況幅員至廣。官吏至衆。黷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務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請依舊封彌謄錄考校舉人

臣伏覩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祇憑逐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僞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洎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況封彌謄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稍協盡公之道。若令來諸州發解舉人。且令仍舊封彌謄錄考校。於理甚便。若以敕命方行。難於遽改。卽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監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照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懼。

請依舊考試蔭子弟

臣伏覩先降敕節文。應奏蔭子弟京官年及二十五已上。其選入遇南郊大禮。限半年許令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國子監投狀。並著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敕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詔書所謂非唯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有臣寮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旦俾臨民政。憒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所傷實多。其前項條貫。如有開說未盡事件。欲乞只令有司詳定。依舊頒行。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案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爲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仗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敍遷。如愼鏞等輩。昏瞶不才。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案牘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爲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案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朝廷紀綱之地。爲帝王耳目之司。必在得人。方爲稱職。自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辟。或命兩省臣僚參舉。而條制約束。罕得應詔。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愼其選。臣竊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方今臺官員數

最少。抨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用提轉長吏官

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爲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辯獄訟之寃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蒞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今朝廷既已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哉。又況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堪選擇。如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智識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狐挺。京西張士安。河平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又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琰自通判便授閿州大郡。果非理決人至死。又聞韓松知鼎州。緣本州控接蠻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

文資。況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邊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致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卽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蘇。而和氣可召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循舊例。以到院先後爲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殿最。清濁一涸。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審擇之意。況國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羣吏廉穢之狀。其治績尤著者。則必慰薦稱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爲沮勸之本。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元之命。繫於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閒起。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繇。可不愼哉。臣欲乞今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卽令勘會在任有舉主五人。無私罪者。陞爲上。有舉主三人以下。或無舉主及私罪者。以爲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爲下。凡差授以爲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先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臣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爲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廚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爲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

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節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爲准備。不敢少懈。況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諮謀訓練哉。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爲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爲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糜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實。如有實效。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臣所奏。卽乞特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況世祿之胄。鮮惇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未嘗學政。卽使司民。甫越期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尙未練悉。六條之重。□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員管句。其猥冗恣橫之輩。則惟務誅求。庸懦懵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幷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關掌郡事。輯甯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字。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頓士甯。爲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頓士甯。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劾官。況頓士甯與李熙輔有舊恩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甯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巡檢頓士甯幷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頓士甯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強官。依公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爲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李熙輔乃憑信頓士甯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詔勘。顯是熙輔與士甯有舊。挾私任性。不遵詔勅。若令舉劾之。安被誣構。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爲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使。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贓私罪犯。卽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幷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敍遷。或用臣僚薦舉。閒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

逞憾。無所畏憚。妄構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衝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秀州邊璪。不公事跡。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用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爲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凜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衆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廩。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最爲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況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付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莅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著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切慮別有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敝。則無繇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久任。所貴稔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請召還孫甫張環

臣近蒙聖恩擢預諫職。固讓則有嫌疑之避。輕授則有忝冒之媿。進退失措。罔知甯處。伏況諫垣之才。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起居舍人祕閣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環。稟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危言篤論。可以正闕遺。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欲乞特與召還。寘之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贄等臺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閻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錄用。況御史臺闕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爲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調度不足。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未盡復。田畝未盡闢。諸州長吏。尤在得人。其間苟且之輩。但幹尋常事務。趨過目前。其經久利害。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爲。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甚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 後闕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拊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膂。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爲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

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勅命。陝西鹽法。且依范祥舉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便也。而中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范祥見充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不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聖慈特許。就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貴擘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爲辦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年十二月終。共收到見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七十餘萬貫。兼糴到斛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況范祥顯著成效。可備驅策。欲望聖慈允臣前奏。特許就除范祥本路轉運副使。責其久任。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收糴糧斛。須管沿邊軍儲大段有備。又免向去入中。枉費榷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錄用楊紘等

臣讀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幷益二州歲滿當代。先帝徧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

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爲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計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始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雖曾敍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請選人知虔州

臣伏見虔州據江表上游南控嶺徼兵民財賦素號重地累歲賊盜充斥如類行者結集羣黨大爲民害近方稍息今聞南雄傜賊唐才睦等所至驚劫殺害官吏況封境與本州接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藉才幹長吏以之綏輯備禦昨朝廷特差余靖近又丁憂欲望聖慈特降指揮令審官院選差有方略強明臣僚往彼知州庶一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河北令錄

臣勘會本路州軍令錄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曉民事者甚多見不住體量行遣次右具如前切緣本路久經災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絕凋敝益甚州縣之職尤在得人欲乞當司體量得前件官內

如有委實年老及謬懦不曉民故雖無贓私罪犯彰露許令於郡下奏舉資序合入之人充替仍乞特降指揮流內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縣令並以奏舉人充判司簿尉亦乞選差所貴疲困之民得其存恤

請廣南添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諸州元無職官處各令置一員關掌郡事尋蒙降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有人注擬雖該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嶺外遐僻憚其地遠兼訪聞兩路闕員甚多其十數年無正官處並差土人充攝官緣近年蠻賊侵撓民方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方綏撫今來銓司若候合入遠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人深屬不便竊見頃年以來廣南闕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已上簿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降指揮令銓司檢詳舊例於江浙荊湖等處近便路分諸州簿尉中選無公私罪犯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由倖免異俗得以輯甯

第二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蔭京朝官合該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迹乃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至今多日未蒙朝廷施行竊緣嶺服之表地最遐僻俗性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搔撓長吏之任尤在得人況童孺之年未嘗學政不當輕授

重困遠民且近地牧守尙有通判職官更相裨贊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員管句民罹其害無所控告甚非朝廷求治之本意也兼訪聞所闕職官祇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事理至便所貴掌郡務以安異俗伏望聖慈令檢會臣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乞不用贓吏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廣官吏至衆而贓汚擿發無日無之洎具案來上或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罰雖有重律僅同空文貪猥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皆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贓濫祇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愼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臣僚犯贓抵罪不從輕貸並依條施行縱遇大赦更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祇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廉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觀察使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爲不可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昨自鄆州亦以所爲恣橫非次召還緣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爲郡以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須依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戚屬之道也其景宗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內外計臣

第一章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明堂禮畢。賞賚纔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瀚。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潦相繼。兼又茶法隳壞。商算不行。東南州軍。錢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僉求才傑之士。俾之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爲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救之患矣。伏望聖慈申命有司。以今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宸斷。精加推擇。選任能者。責以實效。庶免將來敗事。惟陛下留神省察。

第二章

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主使之吏。近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擢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司使張堯佐。早緣恩倖。驟階華要。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隳廢。利權反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又況庸庸不才者乎。但當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國朝自祖宗以來。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權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此職哉。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爲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效。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惟陛下特留聖意。臣

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省官

請罷巡驛內官

臣竊見自京至雄州人使館驛專副。盡是差鄉民有家產者句當。一年一替。仍須是三人已上。方可管句得。前及年終。亦多逃避者。蓋信使往來。三番取給。實爲煩費。雖有條貫約束。其諸州久例爲敵難爲止絕。鄉民不敢伸訴。以此蕩盡產業。臣仔細詢問。緣更有逐處專切提舉館驛家事內臣。每一經過。捃摭微過。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並承久例獻遺。方可免於刑責。臣伏覩諸路館舍。各係所管州軍。逐時修葺。既提舉使臣於上秋閒。方始出巡。居常祇憑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爲虛設。有害無利。欲乞今後祇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應人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一修飾。排辦畢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更不差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暴斂。稍得存濟。不至逃亡。況接伴使副初離京。亦可專委沿路因便點檢。必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句當一二年。即授閤門祇候。替日又得陞擢差遣。僥倖恩賞。無甚於此。況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部署、統轄、都監等。逐日逐旬點檢。按試。莫不精專。又轉運

提刑非次巡歷並開庫一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體問得其提舉使臣祇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取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申奏以爲己功虛取優賞誠爲虛設乞行廢罷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四

去刻薄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幷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爲衆所嫉者。卽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爲德。爲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爲刑。爲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爲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網凝密。動罹酷害。下不堪命。卒至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好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詔命約束。罕或遵稟。此弊不去。爲患寖深。欲望聖慈宣

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愼自守者則以爲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爲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剝爲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爲苛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爲國家之福也比者幸屬郊禋盛禮大霈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寘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撓人戶應係自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僥緣。盡由情託。蓋傾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久瀆聖化。洎陛下親覽庶政。首革茲敝。僥榮濫賞。人不以倖蒙。乃比年以來。此路寖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效。以圖榮寵。或比緣罪犯。苟希橫貸。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止絕。如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先降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聖明。

論明堂覃恩

臣伏覩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并乞詔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弗皇啓處。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大柄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夫人君者。固宜愼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爲治者。亦末如之何。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爲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以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廩之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救之弊矣。臣又伏讀近降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詔敕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陛下厲精革弊。求治之切至也。惟此覃恩。頗蠹政之甚。伏望陛下上稟祖宗之訓。下爲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特行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聖德之萬一。臣過叨寵擢。位疎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陛下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乃國家仰足之源。而調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愼選哉。臣觀唐室。如韓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鎮淮南浙西。專總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是藉。今則不然。凡莅其局者。但爲揚歷之資耳。旦方受署。夕已望遷。廣納苞苴。交結勢要。市恩售進。惟恐不及。其財利豐耗。饋運欺隱。未嘗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入。豈暇留心哉。祇如近年林縡、李宗詠、楊日華等。各未逾三數月。旋卽罷去。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送故迎新。寖成大弊。抑亦老胥猾吏。緣以爲奸。不可不察也。臣伏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使幷判官。各於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周年。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弊原漸革。邦儲增羨。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覩先降敕節文。以河北、陝西、河東、知縣比之諸路。民賦邊備。歲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僚選擇廉勤幹事之人。於前任職官令錄內同罪保舉。充京官知縣者。自降敕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並降告敕。於本任改京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逐路有知縣員闕。卽便就差。蓋朝廷以邊鄙未甯。財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羣僚精擇良吏。不循常格。就轉優秩。用綏疲俗。以濟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之人。祇合並充三路知縣。訪聞數內著作佐郎魏及甫。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丞唐叔夏。見監幷州軍貴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幷州永利監。著作佐郎葉仲館。見監滄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坊州錄事參軍。臣細詳敕意。爲比逐路稅賦科率稍重。諸縣闕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差。於逐處

監當幷知錄。深屬不便。其魏及甫等。欲乞依應元敕。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似此不係親民者。亦乞勘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庶可責成。僥倖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爲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卽苟謀佗官。恥爲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爲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卽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爲僉判。不繇爲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爲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幷僉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爲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臣伏詳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閤門報告。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近日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公事爲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敍述乞改官。續又驛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印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今來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復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聰。人之寡廉。一至於是。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因奏事陳乞恩理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勘劾。

重行朝典庶使僭妄之輩稍知警懼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案見管營房倉庫店宅等共四百餘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來重建太祖開先殿雖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所有看池樓福聖院等並轉傳宣權住繫慮非次別降指揮依前興作緣近年土木之功未嘗暫息材植工匠即日闕乏兵士勞役動有咨怨兼逐處並差內臣監修不以有無准備立須辦集惟務速畢以圖轉官況國家倉廩未實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取濟伏望聖慈省察候開先殿畢功日除營房倉廩等合修葺外應係寺觀園苑不急之處且乞一切權罷兼詳景祐二年二月八日宣命節文應修造了畢使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奬如顯有功績即等第與支賜如違當行勘斷欲望今後監修使臣等並依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實效祇與支賜

愼刑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冤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略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巡歷將至聞其未斷即遷延引避又鄰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

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敕丁甯罕或遵守。臣欲乞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幷出違日限者。並委提刑司書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冤濫。

正刑 八篇

乞斷韋貴

第一章

臣伏覩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韋貴降充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況韋貴當兵士構叛之時。不能死節。爲其戎首。同惡相濟。致朝廷用兵攻取。累降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酬其後效。特貸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恕。夫人臣無將。將則罪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尚無可免之理。況悖逆之狀。如是之甚乎。兼聞韋貴嘗發妄言。激成逆志。迨兇徒之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悖理亂常。天下共棄。乃王師之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納。以蓋前愆。質諸人祇。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允爲得宜。設欲從輕免其孥戮。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寬典也。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監稅韋貴。欲乞重行處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見謀背叛。戕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脇。相繼遇害。而韋貴不能死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劫奪財物。戮辱良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屢抗王師。及攻具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怙亂。無甚於此。朝議錄其罪愆。使圖後效。免死爲幸。況冒難致死者。曾未甄錄。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誅責。臣竊恐無由奬激忠義。而垂誡將來也。其韋貴如未欲便行嚴斷。卽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覩近降敕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爲奏舉前保州通判祕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放。案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誡其監舉也。緣河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繁劇。長吏僚佐。尤在得人。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國家愼重選擢。如是之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朝廷求實才備急用之意。但緣其雅素。或暱於愛私。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又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爲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僚舉曾歷三路差遣。諳悉邊事。京朝官及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擢用後。稍不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朝典。

論疎決

臣竊見常年四五月內。皇帝親臨疎決。罪人並從減降。已成定例。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有收坐干連人。合行追勘公事及寄杖人。多是用情拖延。等候疎決。深成敝倖。欲乞指揮。今後纔入三月。應有合行結絕公事。嚴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員。躬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爲於慶歷二年五月。係內東門手分。發意同胡可觀與雜買務同情盜用羅帛等入己。事發。其雜買務監專。並該決配。內周景爲首。合得絞。胡可觀爲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其周景避罪逃走。三司尋具申奏。乞不原赦減降。至三年三月內捉獲。奉聖旨決脊杖十七。配黃州牢城。爲患未決。本州不詳前來指揮。卻原赦減降。決臀杖十七。爲患未區分。昨駕船上京。遂告囑造軍器。及北作坊手分等。指射充本坊皮匠。近押赴省司。斷先寄杖數。遇夜未決。依前逃走。尋已捉獲。竊聞奉傳宣劄子。令免徒罪。祇配北作坊工匠。緣周景原情至重。減死已優。若更免刑。深屬長惡。況可觀爲從。尙該徒配。豈可爲首之人。卻全免罪。刑罰一濫。則狡吏得以爲奸。無所畏懼。欲乞聖慈特降指揮。下三司子細根勘。依元降徒罪。更不令充工匠。改配遠地州軍牢城收管。所貴頑猾之輩。不能幸免。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奎奏。勘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勳郎中張可久招伏。不合在

任日。於部下典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違禁等物。並以見捉獲斤兩條貫定斷。今張可久販私鹽已經賣過。別無見在。議罪必輕。況前件條貫本爲細民所設。按張可久本庸鄙之資。濫按察之任。爲朝廷之倚重。乃一方之表帥。而巧圖財利。冒犯禁憲。雖前後職司臣僚或有以贓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疎決。特於法外重行遠地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興販諸般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卽依舊條施行。所貴貪猥之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第一章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瑩近滄州制勘迴。向綬准前翻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翻變。前後三四次。況證驗分明。絕無疑慮。原情至重。坐死猶輕。若候具案定罪。必至淹延日月。干連人等。盛暑之際。枉被禁繫。實可傷憫。其向綬欲望祇據累次勘到罪狀。特行重斷。俾幽冤得伸。狡吏知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判太常博士江中立、自縊身死。累次勘鞫。拒抗翻變。祇乞據前後勘到情款定斷。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守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況向綬本意。怒中立欲擿發所爲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

犯有狀。自有朝廷之法。向緣何得輒用威勢凌迫。一至於是。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今後長吏恣爲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卽便行捃拾。置於非所。或迫令自盡。或鍛成重罪。必無由理雪。所繫事體甚大。欲望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戒將來。

請法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於部內置買物業。幷剩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兼蚤踐周行。薦叨煩使。專總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蒞下。竭節奏公。而乃不顧朝章。自爲非法。竊慮疎決在近。乞不從原減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部下創置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擯棄終身。其魏兼伏望聖慈。特出宸斷。法外重行。以警貪猥。

請贓吏該恩未得敍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旣犯贓汚。祇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殘愼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贓私致罪者。尙禁錮子孫。矧自犯之乎。今明堂大赦。應係貶降臣僚。例該錄用。若張可久先任淮南轉運使日。以自販私鹽。剩收職田黠削。累經敍用。已任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欲望且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不一例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孝肅包公奏議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幷畿內東明襄邑等縣。亦有劫賊。幷未捕獲。雖已選差武臣。切恐結集轉多。爲患不細。兼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率差役頻併。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嘯聚。所在竊發。況曹兗沂淮陽等州軍。山林深遠。素號出劇賊之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歲京東西軍賊等作過。差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蔡稟、監督捕捉。今欲乞選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俾之撫綏。兼督責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速得勦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方略強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澇相繼。物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免租賦。優加賑恤。而迄今未得蘇息。近聞京東濟、鄆、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不時擒捕。頗甚兇猛。蓋長吏與巡檢縣尉罕得其人。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稔成大患。爲朝廷深憂。不可

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淮南東鄂鄰。淮南王倫。京西張海等。皆起自倉卒。結爲巨盜。劫害居民。郡邑悉不能制。禦幸而殲滅。無謂邪小。蜂蠆有毒。且四方藩郡。兵伍絕少。多者不逾數百輩。皆厮役羸卒。又驕惰難用。寬之則逾慢。急之則生禍。心不更訓練。目不識行陣。驅之禦寇。必先事而敗。雖烏合嘯聚。莫能久長。而生靈塗炭矣。則國家將何道而猝安之。況今國用窘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之輩。相應而起。胡可止焉。伏望陛下督責有司。精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罷。其巡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舉察。如庸懦不才者。速具體量充替。應有盜賊。不以多少遠近。並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乞重行朝典。

請斷銷金等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閨闥之中。任意制造。殊不畏憚。臣伏詳編敕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著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爲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眞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爲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致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寖以公行。近日尤甚。其戚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糜壞金寶。扇長澆風。競事浮華。大損聖化。欲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庶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幷追贓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殿進呈劄子內一道以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院刑禁最繁其官屬等但務請謁本局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錄司本職官員及左右軍巡判官如勘大辟罪人非公事不得出入請謁所貴閱實獄情不至冤濫幷一道起請凡諸處勘鞫盜賊公事合追取典賣寄留贓物並須子細根問確實月日件號錢數具牒所屬州縣仍先檢索簿歷照證委無差異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人等的實因依文狀入案方得追取逐件贓物牒送仍於回牒內一一附錄簿歷上月日件號及逐人分析因依文狀以憑照會行遣免致抑勒人戶陪備贓物枉陷平人兼申明先降條貫至今多日未見指揮伏望聖慈特令檢會所進劄子施行

請絕三番取索

臣昨奉敕差送伴契丹人使伏覩三番諸司人依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先次取索羊麵雞鴨魚兎之屬廣設酒肴以待兩蕃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自備供應及至雄州動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番下一行使臣等幷散直殿侍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內約計甚多其餘呼索之物仍不在數況常年兩次國信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到雄州方有過界之期兼接伴使副到本處尙住三兩日亦足可祇應臣欲乞特降指揮下國信所今後三番使臣等祇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其送伴即先兩日分頓仍祇得於當頓排辦祇應如合依衰

過驛頓。卽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遞相管設。及饋運。並乞嚴行止絕。兼候送人使過界。卽令使副前一日回京。庶沿路州縣驛頓。易爲供給。稍免搔撓官司。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指揮。許令回易之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論列。乞罷回易。雖近降條約。罕或遵行。緣逐路不以遠近。廣令興販。並將物貨。抑配人戶。不惟誅剝細民。兼又阻絕商旅。以致賣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爲。本路鹽酒稅課利。遞年以此大段虧少。蓋侵奪使然。是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朝廷。況逐州合破官錢不少。若只用管設軍員。犒勞賓客。自亦有餘。但好進之輩。圖規厚利。交結權幸。以爲身計爾。臣欲乞應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及人使路分。卽與量添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於此。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望嚴賜止絕。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淸等事二章

第一章

臣奉敕差。與趙槩等錄問冷淸公事。臣尋往軍巡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淸款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情

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固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高繼安款。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免。而妄談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爲名。扇惑州縣。頃年於潭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都城之內。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惑亂大衆。若不速行顯戮。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爲國生事。防微杜漸。不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惑中外。況狂僞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忍。孰不可恕。兼風霾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陛下察變異之來。顧宗社之重。特出宸斷。速令誅夷。免奸邪之類。別起釁端。寖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爲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蠹原不除。治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紹宗。曰殘支體。稔懷奸詐。扇誘聾俗。聚集兇黨。創修寺宇。鎔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國家多事。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掊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正道。有爲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上疏論列。即時罷役。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採羣

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安置。庶免惑衆。